

# 争流

□陆正坤

云朵在清澈的夜空中流淌,月光照亮了四周,他的思绪穿过枝繁叶茂的树梢,飘在了洒满银光的夜空里,在月光下的芦苇荡之上滑翔起来。

此时正值1953年的晚春,天气像小孩儿闹脾气似的阴晴不定,能有这般疏净晴朗的夜晚着实不易,他站在半山腰,视野极佳,一眼望去便瞅见山下的土坯房坐着十几个小年轻,正敲着衣裳围在一块儿鼓捣着什么。

他心里明白,那是厂里的年轻技术骨干们,估计是因为明天的大事而紧张得睡不着,索性几个人聚在一块再将操作流程推演一番。一想到明天的事,他不禁也有些紧张,来到这座山已经两年有余,明天就是检验这两年成果的时候,成败在此一举。

但他也不会像小年轻们那般心里没底,自打来到这座依山而建、环绕着芦苇荡的工厂,他便亲手设计了每一个操作流程,克服了每一个技术难关,这套工艺在他的心里已经演练过了成百上千遍,只待一个检验的机会罢了。

远处,皎洁的月光被揉碎在奔流的江水里,溅起朵朵绽放的银色浪花,勾起他两年来的回忆。

他想起刚来这里的时候,便立志要使出炉的铜水从这里奔流向四海八方。

那时,战争的炮火稍稍平息,国家的经济百废待兴,他是带着组织的殷殷期盼来的,承担着将一片芦苇荡变成堪称新中国铜工业脊梁的粗铜冶炼厂的任务。而入眼处,厂区一片荒芜,遍地都是土沙埂和芦苇滩,身边只有几十名技术人员,设备是从辽宁丹东运来的,简易而笨重,却是一个个同志或是背着箩筐,或是挑肩扛搬到厂区的。白天他们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晚上累了就以天为被,以地为床。

后来,厂区搭起草棚房子,他们睡上了上下铺,食堂也建了起来,在组织和兄弟单位的支援下,不用再为每日的吃穿住而发愁,但技术问题成了拦路虎。

所有人里只有他见过炼铜的炉子,几个技术员是学机械的,对炼铜的冲天炉、化铁炉是了解的,但要掌握炼铜的炉子还要从头学起。没有老师,就啃起了书本,大伙儿聚在一块,从零学起,从加焦炭到熔化到出渣,一个流程走下来,脑海里的理论像是拼图补全了缺的那一块儿,当这个流程能在脑海里自如地演练时,基本就能算作入门了。

攻克了技术理论难题,设备又成了一道坎。想炼铜,没有烧结机是不行的,沈阳冶炼厂的同志告诉他们,以前日本人在东北,就是用埋在地下烧结锅来实现精矿的去硫成块,要想更进一步,得到质量更好的烧结块,就必须用烧结机。厂里并没有烧结机,甚至大家都只从书本上见过关于这个神秘设备的名词。他就天天琢磨这个事情,看着书本上的描述,自己画烧结机的图纸。他是学法文的,可是法文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他就开始学英语,后来苏联提供了一些资料,但都是俄文的,于是他又开始学俄文,就这么一点一点地绘出了全国第一台烧结机的设计图纸,同志们再一点一点地敲敲打打,愣是攒出了新中国第一台自己的烧结机。

想到这,他信步走下山腰,去瞅瞅小年轻们正鼓捣的那些小玩意儿。走到他们身前时,这帮年轻的技术骨

干都没注意到他,全部的注意力都粘在了他们围在当中的那个家伙身上。

那是两个空的煤油桶,对合着立起来,里面砌上耐火砖,以珐琅螺丝勾连起整体结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模型道具,边上还配了风机,俨然是一台小型转炉。

转炉,是他所要造的冶炼厂的核心,也是他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工人同志们没见过,技术人员也不熟悉,他们就照着书上转炉的结构,做了这么一个“简易转炉”。

他掂着脚,越过一个个年轻的脑袋,一探头看透了那么个家伙,嘴角顿时上翘,哈哈一笑,技术骨干们才看见人群外国的他,纷纷欢快地叫了一声“厂长同志,拥簇在他的身边”。

原本大家也没想着这个小小的转炉真能炼出铜来,毕竟煤油桶那么小,热度也供给不足,经常风机吱扭扭地吹着,火也晃晃悠悠地摇着,噗的一下就灭了,那时又是秋天,阴雨连绵,想炼出铜来,基本是与虚无缥缈的运气博弈。

可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大家把煤油桶打开一看,这小小的转炉里竟有一小块紫红色的碎块儿,揉了揉眼睛,又是敲打又是摩挲,才确定这确是一小块铜!

紫红色的铜啊!大家开心地围在一起,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一张张年轻的黝黑脸膛也涌上了血液,变作欢喜的紫红色。

那是他最难以忘怀的一天,仿佛看见了一条波涛汹涌的紫红色江河奔流在眼前,殷红的铜水自脚下的这片厂区出发,向着全国各地滚滚而去,再化作一座座巍峨耸立的紫红色铜山,落在那些可敬可爱的同志们身旁,铸就新中国最需要的工业力量。

这些年轻的技术骨干们为了明天的“大考”,熬夜复习的就是转炉的操作流程,他们心里其实无比清楚,明天的成与败,大概率取决于他们对转炉的操作,所以他们就抬出了这台小小的、简陋的,却给了大家最开始的希望的模型转炉,一遍遍地记牢那份喜悦,那份成就感和那份希望。

不知不觉地暮色深沉,闪烁的星星从夜空俯视这些年轻的人们,明快欢乐的歌声依然回响不停,歌声托着大家的希望缓缓地摇晃,飞向夜色迷蒙的星空。

遥远的天际,漂浮着一片银色的月光,年轻人拥簇着他们的厂长同志走向他们的茅草房,走下了土沙埂,是一条郁郁葱葱的小径,他们的身影也因透过树叶洒下的月光而历历分明。厂长喇华佩同志透过河面上涌动笼罩的暮霭眺望对岸闪烁的灯影,飘忽不定的浪花声起起落落,似百舸争流,如千帆竞过。他确信,不久的将来,不远的对岸,将建起热闹繁华的码头,无数的船儿将载着他们产出的铜,驶向四海八方。

翌日,1953年5月1日清晨,铜官山冶炼厂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一台冶炼炉上。5时18分,一声清脆的哨声后,冶炼炉缓缓吐出铜水。他们用两年的时间通过了这场“大考”,在这片土地上流下的汗水泪水,此刻都化作缓缓而出的殷红色铜水——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水!

(金陵铜业公司 选送)

## 如炬

铜陵有色退休职工老吴,迷上了用抖音讲述铜陵往事。他每天查资料,跑现场、访老人,乐此不疲。前不久,他做了一期铜陵老市委办公大楼的视频,甫一上抖音,立刻引来许多人的关注。有人留言:老市委大楼的前世今生,我们都不知道,地方志也没有记载。

铜陵建市之初,铜陵市委办公大楼在杨家山,老百姓称作“杨家山市委大楼”。这座三层楼,1965年移交给了铜陵有色中心试验室。市委则搬到五公里。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新盖的办公大楼。这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下文,撤销铜陵市,成立铜陵特区委员会。新大楼,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特区”机制——中共铜陵特委和有色公司机关都在里边办公。老百姓称作“五公里特委大楼”(特区政府仍在长江路“人委”楼)。

1965年初,中心试验室山上科研所,从铜官山铜矿附近的小楼,搬进了杨家山老市委楼。这座楼的预制板不

是钢筋混凝土的,而是竹筋混凝土。传闻,楼板每平方米承受压力不能超过300公斤。虽然是传闻,竹筋混凝土楼板是事实。搬家前,室领导很重视楼房承重问题,在分配用房时,将化验室、选矿室、办公室等安排在三楼和二楼。比较笨重的机器设备上资料室书库,都放在一楼。

搬家干活,我们几个年轻人是主力,对这座曾经的市委大楼也充满了好奇。试验室党总支书记办公室和秘书办公室安置在二楼中部。两个办公室之间有个小型会议室。市委搬走时,室内物品一概没有带走。当中一张长条桌,两边分置座椅,一扇落地玻璃门通向阳台,两面洁白的墙壁上,悬挂着中外伟人的彩像。

单位搬来了,我们的宿舍还在铜矿那边,天天下班走路真不近。一楼门厅的右边,是老市委的传达室,我们搬了几天的东西,就这间一直空着。一打听,试验室不需要传达室,尚未规划作什么用途。传达室空间不小,作我们宿舍挺合适。于是跟负责这次搬家任务的保卫科通融,口头答复可以暂住。我

们立马将铺板和铺盖卷运到传达室安顿下来。传达室的窗外是一条平行于大楼的林荫道。大门对着一个圆形花坛,过花坛,一片开阔地,地头立着一个篮球架,走过篮球架再往前,是长满小树林的坡谷地。旁边有条小路,下去便是长江大戏院。转过楼角,大楼后边树木森森,竟是一片桃树林,约有一亩地之广。

搬过来不久,就到了1965年的春节,保卫科把节日夜间的值班任务,交给了住在传达室的我们。2月1日是农历年三十。傍晚,我们上街买了酒,食堂打来菜,在传达室里过年。饭盒盛菜,小搪瓷缸喝酒,酒酣耳热,谈天说地,口吐真言,不约而同地流露出感恩的心声:市里有那么多重要部门,单单把这么好的环境交给我们的单位,足以说明上级对科研工作的期望和重视。

日子过得真快,六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杨家山老市委大楼至今仍在在使用;五公里老特委大楼,历经六十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迈进铜陵有色数字化时代,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今年9月12日《铜陵有色报》文学副刊发表了叶葆菁老师的《站在这座楼前》。文章回顾了五公里有色公司大楼(亦即“特委大楼”)的选址、设计与建设过程,是铜陵的一段重要历史,也勾起了我对“特委大楼”的零星回忆。

1964年下半年,铜陵市委改称铜陵特委。年末,从杨家山搬进五公里新大楼。第三年的十一月一天,单位派我到特委交换文件,这是我头一次走近这座大楼。那天,大楼门前的广场上摆满了桌椅,聚集了一些人。原来是特委和特区的领导在这里接待群众代表。特委书记夏德义,特区区长张立一,我都是头一回看见。正当我站在边上望呆的时候,张区长抬手示意我坐下来,我连忙解释我是来交换文件的。

1980年代,铜陵特委已经改称铜陵市委。我因为撰写铜陵地方史方面的文章,经常到五公里来,进出大楼里的市委党史办公室。

“五公里有色公司大楼”则是在市委搬走后才叫开的。没想到,后来我调进了有色公司机关,在这座大楼里一直工作到我退休。

# 接班

□叶葆菁



说实话,八十岁之前,我没下过厨房。夫人看我工作忙,就一直包揽家务,包括厨房。她管家有一套固定程式,一切按程序办理,我插手常常帮倒忙。

加上夫人勤且俭,我偶然出去采购,多因大手大脚而受到抱怨。熬在她42岁就提前退休在家当全职,也还忙得过来。我呢,不干家务还落得个享清福,同时有更多的时间忙自己的事。

五年前,老伴患了帕金森症。服药之后手不抖了,但小脑受到影响,眼前的事讲上七八遍仍然记不住,还嗜睡,有时站着也会打瞌睡。一次把菜烧焦,锅底烧掉,差点引起火灾。我便边收拾边对她说,厨房的事,你下岗吧,我来接班。

说起来容易,可我连“实习生”也没当过,突然上岗接班,心里确实没底。

首先是烧饭。舀多少米,放多少水,不会。只好请教老伴。她说一杯半米。淘米入锅后,又问放多少水。她亲自加水,用筷子捣了几下,说行了。这捣几下是什么意思呢,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样的话,明天还要麻烦她。于是,等她离开厨房,我运用工地上混凝土配合比的原理,把锅里的水倒进碗里,弄清楚水和米的比例,心里就有数了。

烧菜的难度要大得多,我先抓主要矛盾。老伴的牙齿几乎落光,所以我要把菜烧得烂烂的。老伴的口味重,她做的菜太咸,医生都说她肾不太好,不能吃太咸了。一次我烧菜故意不放盐,让她吃两口淡的,然后少量的盐,她就觉得比刚才好多了。慢慢降盐,渐渐习惯。女儿筱梅知道我初学乍练不过关,时常做两样熟菜饭前送上门来,解我燃眉之急。

饭菜的量往往掌握不好,买来的菜哪有那么准呢。这我有办法。做多了,我就多吃一点,仍然能做到光盘。少了,我就说今天不大舒服,不想吃东西,自己少吃一点,也就够了。

因为是新手,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太慢,开始常常忙到快到下午一点才开午饭,于是就想到施工时管网图图的原理,把所要做的事情综合考虑,立体交叉作业,大锅小锅一齐上,洗这样,烧那样,几件事情同时做,效率大大提高,逐步总结出自己的程序。

烧好之后,吃又是个问题。老伴经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为了唤起她的兴奋,我便在网上找些她喜欢的新闻趣事播放给她听,或是讲一些她特别感兴趣的笑话吸引她,有一定的效果。

老伴的病必须按时服药,她记不住,我就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服的药分装到标有“早、中、晚”字样的小药瓶里,加上手机闹铃提醒,按时把药递到她面前,能做到万无一失。就这两年老伴记忆力下降,有时一个人出门就近不得家。后来女儿给她配了儿童手表“小天才”,有定位功能,找起来方便多了。

经过药物作用和生活调理,老伴的病没有明显的加重。精神好的时候谈起早年的人和事,她还清楚记得。现在每天还能看半个小时的报纸。尽管看了就忘了,也令人欣慰。

老伴照顾我五十多年,甚是辛苦。如今我照顾她,是理所当然的。许多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一个合格称职的“接班人”,争取照顾她50年。



秋日精灵

过仕宁 摄

# 从农谚中品味铜陵白姜

□詹敬鹏



铜陵人喜欢食姜。而“早晚姜蒜”已成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坚守的一种习俗。

白姜是铜陵特产,属于铜陵“八宝”之一,鲜姜皮为白略呈黄色,姜块成佛手状,被誉为中华白姜。它以块大皮薄、汁多渣少、肉细脆嫩、香味浓烈而闻名遐迩。在铜陵姜农生产生活中,至今还流传着种姜、腌姜的农谚,我也从农谚中,品味到铜陵白姜的别样风味。

种姜农谚:“太阳晒了箭(姜苗新叶),等于要了命”;“端午盖顶,重阳见天”;“苗期三分太阳七分阴,后期七分太阳三分阴”。这些简朴的种姜农谚,是铜陵姜农在千年的生姜种植实践中,对铜陵白姜搭棚遮荫传统技艺的经验总结。摄影好友江积富先生是天门镇江村人,曾是种姜人。据他介绍,铜陵白姜在生长期最大的特点,既怕烈日的曝晒,又怕暴雨的冲袭。搭姜棚,是铜陵姜农在千余年白姜种植历史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特色种植技艺之一。

搭姜棚,天门人也叫“搭姜盘”。铜陵白姜在生长过程中喜阴而不耐高温强光,特别是刚出土的新芽新叶,最怕太阳曝晒。所以,在铜陵姜农生产就有了这句“生姜晒了箭(新叶如箭),等于要了命”的农谚。江积富先生认为,铜陵白姜之所以品质优特、含纤维少,与搭姜棚遮荫技术密切相关。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搭姜棚与产量也有直接关系,在同一片姜田,不搭姜棚的,单产量要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

“苗期三分太阳七分阴,后期七分太阳三分阴”这句农谚,也是姜农

根据铜陵白姜生长的规律总结出来的。因为铜陵白姜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所需的阳光并不一样,姜棚遮荫的疏密度原则是“三分阳光七分阴”,正适合铜陵白姜生长的属性。搭姜棚时,芭茅叶片是展开的,初期遮光好,适宜生姜幼苗前期的生长;几个月之后,姜棚上芭茅经过日晒风吹雨淋,芭茅叶渐渐卷缩,遮光减弱,此时姜禾生长茂盛,植株茎叶封垅,少遮阳光适宜生姜中期茎叶的生长发育,有利于地下生姜根茎的成熟;时间进入九月,阳光强度减弱,生姜茎叶生长繁茂,不怕日照,此时的芭茅叶虽已卷缩,反而有利于鲜姜根茎的生长,为土里的姜块迅速形成佛手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用芭茅搭姜棚的另一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生态、环保无害。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铜陵姜农搭姜棚的原材料就地取材,主要是本地山坡上生长的芭茅。芭茅属禾本科,一般生长于山坡、草地及河沟边。芭茅叶像锋利的刀子,收割时一不小心,芭茅叶会把你的手割得血淋淋的。我少年时代上山砍柴,最怕的就是割芭茅。在天门姜农的眼里,用芭茅搭姜棚的生姜,优于塑料遮阳网搭姜棚的生姜。但由于用芭茅搭姜棚太麻烦,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费力费钱,没有用塑料遮阳网搭姜棚的简单方便。如今的姜农,搭姜棚的材料,以塑料遮阳网逐渐代替了芭茅。

腌姜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腌姜正当时。”说的是白露前腌制

生姜早了点,因姜嫩不易保存;如果到寒露腌制生姜就迟了,因姜老筋多口感差;只有在秋分前后腌制的生姜,不仅口感好,而且易保存。这句农谚既是铜陵姜农腌制生姜形成的风俗习惯,也是我多年来自己动手腌制生姜的体会。

在上个世纪的1981年10月,我转业分配到古镇大通。在大通工作期间,每年的九月初秋前后,总是要挑选原新建乡福光村或大院村的白姜几十斤,从生姜的洗刷,下盐腌、翻动,到第二天早晨翻晒,再到晚上腌制、装瓶,都是自己亲手制作,从不用防腐剂,可以食用到第二年新姜上市不变质。我每年白姜腌制之法是从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压制法,有糖醋姜、酱姜和糖冰姜3种。糖醋姜,我喜欢用陈醋,其味是酸辣香;酱姜,我喜欢用胡玉美酱,或自家晒的酱,其味是酱辣香;而制作糖冰姜的工序较为复杂些,主要以白糖为主,其味是甜辣香。我的多年实践认为,铜陵白姜在制作过程中,晒姜这道工序是很有讲究的:一是用竹子编织的大簸筛或竹帘子;二是挑选干净的稻草,把稻草均匀地摆放在大簸筛或竹帘子上,再把头天晚上刮净用食盐腌的生姜,一块一块放在稻草上面晒,午时,把生姜翻过来再晒一下。用稻草晒的生姜,不仅姜白,而且脆嫩,香气浓郁,易保存,不易变质。如今,农业机械取代了人工收割稻子,用稻草晒姜也就成为铜陵城乡的历史,成为我们生活的记忆了。



# 家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宋艳丽



每个家庭都有家风。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好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对后代的鞭策,也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谈到我的家风,必须先从我外婆说起。我的外婆生于1918年,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她如父如母,带大自己的胞弟。在她36岁的时候,我的外公意外去世。留下了七个未成年子女,最小的孩子当时还不满周岁。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让本就贫苦的日子雪上加霜。外婆在无人帮衬的情况下,拉扯大了七个子女,并且送所有孩子读了书,识了字。在外婆的一生中,她从不抱怨,绝不向苦难的生活屈服。勤劳、善良、坚韧、自强,这就是外婆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的家风。是我走过千山万水永不枯竭的精神财富。

家风不辍,薪火相传,我的母亲传承了外婆朴实善良的品性。我的母亲是八十年代有色运输部的一位普通女工,她扎根基层岗位工作,吃苦耐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一众女工中表现突出的她,连年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后来她被大家推荐为道口组组长,从那以后,她就更加的忙碌了。她经常为了工作顾不上吃饭,减少了睡眠。在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母亲用微薄的工资补贴因公殉职的江师傅一家,帮助其家人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江家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唤母亲为“大姨”。与我们家一栋房子住在一号的奶奶,是个孤寡老人。妈妈在老人行动不便的时候,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经常帮助奶奶做饭、洗衣、擦洗身体。一号奶奶在临终前拉着妈妈的手,虽然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满眼都是感激。我想是母亲用最质朴的行动温暖了一号奶奶最后的那一段时光。这就是我的母亲,她为我们树立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清清白白做善良人的质朴家风。母亲朴素的家风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陪伴我走过了懵懂的少年时期,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的家风虽不像诗词那般辞藻华丽,却是一个普通小家庭对中华传统美德最朴素的理解与诠释。无论在哪个时代,朴实都是家风最美的本色,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